

破
除
婚
姻
恶
习

改
变
女
性
命
运

冀党妍



红色记忆

20 世纪 30 年代，边区的广大农村受封建礼教束缚，女性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一手包办，有的女性甚至成为童养媳、妾，被买卖虐待等。1941 年 7 月 7 日，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婚姻条例》），使边区女性的命运得以改变。

早在 1940 年 8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反对原有的婚姻恶习。1941 年 7 月 7 日颁布并实行的《婚姻条例》中，规定了“婚姻自主”“废除婚姻恶习”“寡妇再嫁，他人不得干涉”“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等条例，尽管内容比较简单，但具备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

《晋察冀日报》在为《婚姻条例》所刊发的社论中重申：男女在一切方面都应该平等，这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在宣传男女人身平等的同时，边区政府还积极鼓励女性走出家门从事生产，以此来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对于多年来奉行“男主人”观念的边区广大女性来说，可以挺直腰杆和男人一样说话、一样平等有尊严地生活，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如某村村民高苏的参加纺织互助后，婆婆对她的态度也改变了，高苏的工作回来晚了，婆婆总是给她留着饭。妇救会扮演着在妇女身后撑腰杆的角色。许多妇女说：今天有人给咱们做主了，替咱们说话了。

婚姻的自由特别表现在离婚的自主权上。《婚姻条例》规定了可以依法离婚的情形，主要包括：一、充当汉奸或有危害抗战行为者；二、有重婚行为者；三、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四、与他人通奸者；五、虐待他方不堪同居者；六、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七、图谋陷害他方者；八、生死不明过三年者（抗日军人不在此限）；九、被处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让女性在封建家庭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边区，妇女通过参加生产，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也随之提升。解放区实行土改后，女性与男人一样分得了土地，进一步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随着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还获得了受教育和参加文化活动的权利。很多青年妇女为了学习文化，早起晚睡，拿出自己的钱买灯油，守在油灯旁进行学习。

随着边区新《婚姻条例》的宣传贯彻，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开始为人们所接受。1943 年 6 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女子财产继承权执行问题的决定》，对女性继承权问题作了规定。男女平等自由的婚姻形式成为边区家庭构成新模式。

在当年的晋察冀边区模范妇女大会上，有这样的宣言：“我们会下地做活，能参加战斗，也能当干部管理边区大事。特别在生产上，在对敌斗争上，创造了很多出色的成绩，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天才，表现出我们妇女一点不弱。”



康玉庆

古文运动在晋阳

晋阳不仅是唐代的军事重镇，而且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发祥地。初唐时期，由富嘉谟、吴少微在北都晋阳创立的“富吴体”，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新式散文文体。它一反六朝以来内容空洞、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以崭新的面貌，首开“以经典为本”的先河，受到了当时文坛的重视和推崇，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展现了晋阳的文化风采。

富嘉谟，雍州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人，唐初“二十六学士”之一，唐长安年间出任北都晋阳尉。吴少微，新安（今安徽徽县）人，与富嘉谟同时，“累至晋阳尉”。二人在晋阳为官时，志同道合，相与莫逆，他们的文才受到了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仁宣的赏识。初唐之时，受六朝骈文影响，“文人撰碑颂，皆以徐（徐擒、徐陵）庾（庾肩吾、庾信）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文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旧唐书·富嘉谟传》），富吴二人由此声震文坛。唐开元年间，文坛领袖张说与文士徐坚论近世文士时说，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霞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则骇矣”，与“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嬉笑之声”的骈文形成鲜明对照。

据《旧唐书·文苑传》载，富嘉谟的《双龙泉颂》《千蠲谷颂》和吴少微的《崇福寺钟铭》三篇文章，可视为“富吴体”的代表作。可惜富氏的两篇文章已佚，《崇福寺钟铭》是仅存的“富吴体”代表作。

崇福寺在古晋阳南五里，在唐代时乃晋阳名刹。《崇福寺钟铭》是吴少微为御史大夫魏元忠、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仁宣所铸崇福寺铜钟撰写的铭文。文章继承了先

秦、西汉散文的写作特色，结构紧凑，一气呵成。文字简淡清新，质朴幽雅，不事雕琢。在句式运用上，一反当时流行的四六文固定格式，使用了灵活多变的两字句、三字句、五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有一种节奏上的美感。语气上浑厚雄迈，气势不凡。

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并非始于唐代。早在魏晋之际，潘岳、陆机就对骈文提出异议。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明道”的主张。西魏宇文泰、苏绰，北齐颜之推，隋文帝杨坚，隋唐王通等，都曾为文章复古做过努力，但终因无统一文体而无法与骈文相抗衡。初唐，陈子昂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复古的主张，但仅停留于理论。而与陈子昂同时的富嘉谟、吴少微，一反六朝骈文“纤靡淫丽”的陈腐习气，创立的新式散文文体，首开唐代古文运动之端绪。如果说陈子昂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最早提倡者，那么，富嘉谟、吴少微则是唐代文学复古的最早实践者。

唐代古文运动可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初唐开始阶段、盛唐发展阶段、中唐高潮阶段。“富吴体”代表着初唐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盛唐时期，萧颖士、李华等一大批古文运动新秀在富吴复古思想的影响下，研习先秦经典，以儒家思想为写作依据，使古文运动发展更趋一步。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集前代文学复古之大成，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思想精髓，最终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

“富吴体”在当时的北都晋阳创立，绝非偶然。

首先，晋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都市之一。晋阳是李唐王朝的肇基之地，又是女皇武则天的梓里，更是唐朝防御御突厥的北边重镇，唐统治者对其十分重视。初唐、盛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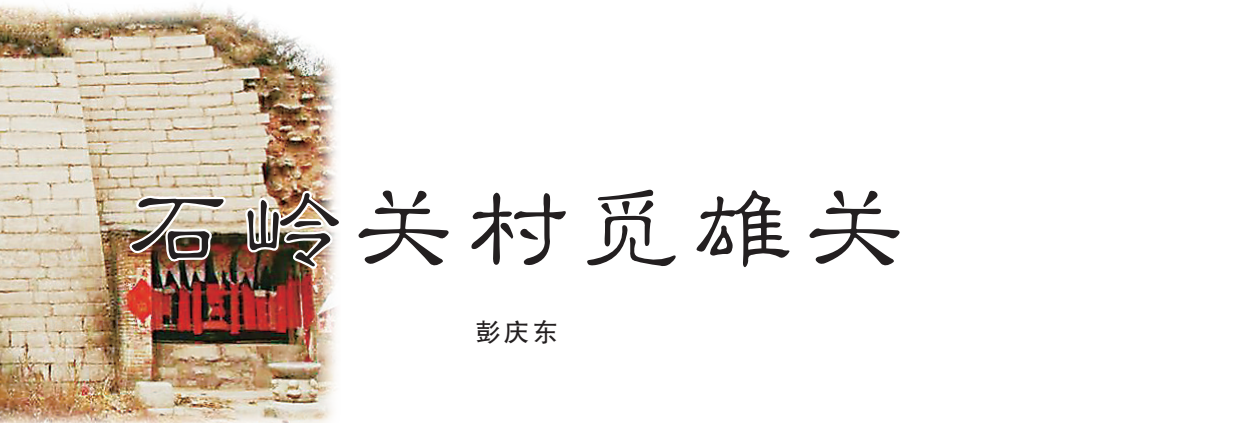
饺儿肉（资料图片）

饺儿肉

江 鸥

西老陈醋、大蒜泥、酱油、芝麻香油、香菜等制成的调味汁浇在切好的皮冻上，质地细腻，富有弹性，味道鲜美，让人在美食中感受到了山西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饺儿肉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承载着山西地区的饮食文化和情感记忆，也是当地人的一种仪式感的体现。

相传，饺儿肉最初是由满族人发明的。清军统一关内进驻北京时正值冬天，由于天气异常寒冷，随军所带猪肉已经冻得僵硬。管理伙食的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无奈之下，命伙夫将带皮猪肉投入锅中水煮，直至皮肉煮烂，然后撒盐搅拌，最后倒进木桶。原本想让士兵们喝点肉汤，结果由于天气原因，木桶里的汤遇冷凝固。然而，士兵们吃了之后觉得异常美味，就连努尔哈赤都赞不绝口。从此，皮冻就成了一道美味的凉菜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并演变成了如今山西人口中的“饺儿肉”。



石岭关村觅雄关

彭庆东

波。北连勾注西管涔，云岚不动青嵯峨。车轮入石深盈尺，马蹄严霜冻行迹。苍茫已尽肆虎川，窈窕平通秀容磧。日出烟销闻牧唱，驼背铃声动凄惶。中原回望空云碛，却顾雄关已百丈。

在写石岭关的众多诗词中，它可谓是一首佳作，将石岭关的险要地形、军事作用、历史地位都作了描述。石岭关“北连勾注西管涔，云岚不动青嵯峨”，是太原的门户，北方防御的最后一道关口；“苍茫已尽肆虎川，窈窕平通秀容磧”，如果从塞胡马嘶鸣，它就是北援忻代朔平的交通要冲；欣慰的是，当短暂的“烟销闻牧唱”后，这里就成了并州通往塞外的驼铃古道。

李唐王朝建国之初，时任并州长史的窦静把石岭关防御的功能提上了大唐国防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上疏要求在此筑城北拒突厥。但未等其筑好城，突厥的马蹄就已踏破石岭关天险，围攻太原，逼得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李室宗女出嫁北方游牧民族也缘于此。

北宋时，著名的“白马岭之战”就发生在石岭关的古战场上。当时，北汉王刘继元割据晋阳，成了北宋统一天下的障碍。北汉为了自身生存，结交于北方的辽国。每当宋军围攻太原，辽国就派兵南援北汉，骑兵率先直抵石岭关。虽然宋军顽强据守关隘，但因兵力分散，加之太原城墙坚固，宋太祖赵匡胤三下河东均无功而返，折戟石岭关。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在石岭关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法，为石岭关设置了一个相当于司令部的首脑机关——都部署，任命大将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雄踞石岭关。郭进多年戍守宋汉前线，既熟悉太原周围地形，又知晓北汉兵力部署，而且多年与辽国作战，掌握了辽军南下途径的规律。当辽国的南援之兵来到石岭关东北的白马岭时，岭

前的一条涧成了必涉之河。辽军的主帅耶律沙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隔河相望宋军有备，便驻马等待后续部队到来。但是辽军的监军官却自恃骁勇，强令骑兵下马涉水攻关。宋军见辽军骑兵变水军，优势尽失，遂趁敌涉涧过半时，弩弓齐发，箭矢如雨，辽军死亡无数。郭进又命大开门，乘胜追杀。仅此一战，三万辽兵损失万余人，无力南援，匆匆退兵，北汉王刘继元难以支撑，开门投降。于是，石岭关见证了历史上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结束。

穿过长约 10 米、细窄阴暗的关门洞，仿佛经历了一次时空穿越。看着脚下 10 厘米深、20 厘米宽的车辙印，还有两侧高出马车道一个台阶的“人行便道”，石岭关当年繁忙的景象似是浮现在眼前：

北方游牧民族的骆驼帮沉稳坚定地走进关口，驼铃缓慢悠长；太原晋商满载货物的马车队浩浩荡荡地走向关外，一路鞭声清脆；进出关隘的行人或身背褡裢，或肩扛农具，或挑担背篓，步履显得那样匆匆；还有那关下旌旗猎猎，关上鼓角阵阵……

离关城外侧 200 米处，一座石砌的城堡凸现眼前，城堡内瞭望口眼观六路，暗道四通八达，虽历经数百年依然保存完好，这是守关将士当年屯兵积粮的城堡。登上城堡，又仿佛看到了当年戍关将士们一个个执戈披甲，凝视远方，年复一年地守卫着太原古城的一片和平安宁，“虜箭如沙射金甲”也不退却。

当年，漂泊塞外的游子回到石岭关，就进了故乡的大门了。“但愿生入石岭关”，祈愿的就是自己的回乡之路平安顺利。

如今，石岭关村古老静谧，是一处原汁原味的怀古景点，能让人真正理解到岁月深处的沧桑。

之时，晋阳是除长安、洛阳外全国第三大城市。当时的晋阳城，不仅规模宏大，更是城中有城，名胜棋布，山水兼趣，环境优美。这样富有特色的名都，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其次，唐代晋阳是人才荟萃之地。晋阳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于此起兵建唐，奠定了唐王朝的基础。其后，晋阳战略地位日重，朝廷派驻于此的地方官吏多为朝中出将入相的辅弼重臣。在科考选官制度下，这些封疆大吏多由科举入仕，有的还是文坛巨子，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英才。他们在一起酬唱应和，激扬文字，为繁华的晋阳城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围，富嘉谟、吴少微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最后，唐代晋阳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中心。从三国两晋到十六国北朝，以晋阳为中心的太原地区，是我国北方民族大迁徙、大角逐、大融合的中心。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达 300 余年之久。在这北方民族高声吟唱《敕勒歌》的地方，沉淀下了雄浑刚健的草原文化特色。隋唐以降，南朝清绮艳丽的文风传至北方，南北文化再次交融，从而促进了晋阳文化的繁荣。正如初唐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云：

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富吴体”就是在南北文化互为借鉴、取长补短、相交相融的环境之下出现的新式散文文体。

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翻翻走驿马，春尽是归期。
地失嘉禾处，风存蟋蟀辞。
暮齿良多感，无事涕垂颐。

——韩愈《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

公元 821 年，即唐穆宗长庆元年，镇州（今河北正定）兵马使王廷凑叛乱，朝廷派兵征讨，结果打了败仗。

无奈之下，唐穆宗只能派人去劝说王廷凑，于是把这个凶多吉少、深入虎穴的差事交给了时年 65 岁、刚被擢升为兵部侍郎的韩愈。韩愈刚走，与其同朝为官的大诗人元稹就十分惋惜地叹道：“韩愈可惜了。”

唐穆宗也觉得，不能让一代文豪白白地死于叛军之手，于是立即派人追上韩愈对他 说，你到了边界上，在那里溜达溜达就可以了，不一定真去。谁知韩愈却豪气万丈地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前往。

韩愈日夜兼程，马不停蹄，没几天便踏上三晋大地，来到了太原。看着这座当年唐高祖李渊起兵举事的古城，韩愈唏嘘不已：城头再也看不到当年旌旗猎猎、战马嘶鸣的场面，街头巷陌，凛凛寒风，残垣断壁，荒草丛中，只能听到蟋蟀的哀鸣。面对此情此景，韩愈情不自禁地吟出了这首诗，然后匆匆离开驿站，催马扬鞭直奔河北而去。

诗意为：早晨街上的鼓声，就像是上朝时的鼓声一样。我盼着早日完成使命，能够在春天快过去的时候返回长安。这儿的土地是嘉禾不生长之地，这儿的百姓是曾经唱出《蟋蟀》之辞的百姓。但是，这里已经失去了旧时的风采。老年的我经过此地，颇生感慨，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诗中的吴郎中，是此次和韩愈一起去往河北平叛的副使。诗中“嘉禾”出自《周书》，周成王时，唐叔所管辖的山西一带，庄稼长得特别好，送到周公那里后，周公奉天子之命写了《嘉禾》篇。“蟋蟀辞”出自《诗经·唐风》，山西在周代为唐叔虞封地，称唐，唐风即山西民歌。“蟋蟀”一典，讽刺晋僖公俭不中礼。

镇州宣慰之行，韩愈在充满敌意的骄兵悍卒面前，在杀气腾腾的刀枪环绕之中，镇定自若，不畏生死，机智应对，以理服人，最后不辱使命，为朝廷平息了一场叛乱，为皇帝挽回了颜面。

镇州宣慰之行，韩愈表现出的是大义凛然的气质和举重若轻的本领，这正是一种一般文人所缺少的胆气，这样的人，才是文人中的真汉子。

200 多年后，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称赞韩愈为“勇夺三军之帅”。

谁道文人无胆气

张春义

遗址（作者供图）
石岭关村的石岭关城门

阳曲县石岭关村是太原市最北端的一个村庄，以其悠久的历史、重要的军事地位而闻名于世，村口的一座古关——“太原三关”之一的石岭关便是著名的古战场。

驱车去石岭关村，走 108 国道，过古城练兵场，远远就看到公路西侧有貌似城墙的断壁残垣，里面炊烟袅袅，这就是石岭关村。进村几步，就是石岭关城门遗迹，村依关而建，关倚村而立，彼此相依，深深相拥。这里山势险峻，关隘狭窄，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太原通往晋北的重要门户，如同太原的“塞外长城”。

石岭关，古称白皮关、石岭镇，始建于唐代，明代中期扩建成如今的规模。明末时，这里是一座石城，城墙高约 9 米，仅城门洞就高约 6 米，门洞上建有高大的敌楼，巍巍壮观。《阳曲县志》记载：“城墙高耸，仪态万方。城方圆 1.25 公里，有内、中、外门三道，每门相距约 150 米。”今天的人们，只能从石岭关仅存的中门“耀德门”去猜想石岭关的险峻。

我们且看清末著名学者、兼任山西通志局总纂的王轩所撰写的《石岭关》：

征车声历碌，晓度石岭关。关门出平地，见关未见山。五夜鸡声催晓起，关门谁何及行李。时平不用九泥封，宿草萧萧暗残垒。出关乱石忽陀陀，东来起伏随涛



太原
历史文化村落

19

扫码看视频



(20)